

随遇而读

Reading at Random

桑农 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随遇而读/桑农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5155-0275-5

I. ①随… II. ①桑…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301245号

Copyright©2013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随遇而读

作 者 桑 农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720毫米×960毫米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00千字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今朝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275-5

定 价 39.8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题记

平生没有别的嗜好，只是“好读书”而已。偶尔写点读书随笔，见诸报刊。有转载的，有引用的，有评论的，有商榷的，也算是略有反响。二〇一〇年一月一日以前发表的短文，曾汇集成册，业已出版。现将此后刊出的各篇，另行编选一册，以为续集。感谢毕亮先生热心约稿，感谢张业宏先生接纳这本小书。

书名四字，取自杨绛先生的《〈钱钟书手稿集〉序》。虽不敢攀比大师，但平日读书没有什么计划，也算是“随遇而读”。但愿读者朋友见到这本小书，也能够“随遇而读”。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目录 Contents

卷一 书里书外

文人共和国	003
伤心图书馆之歌	006
爱书人的趣话	012
毛姆的文艺随笔	015
完整的杜拉斯	020
那些人，那些事	024
捍卫经典作家	028
尽管是瑞典人	032
诗意的公正	036
日记中的真相	040
丁宁护书记	045
见证苦难	048

卷二 书人书事

鲁迅的一段未署名评语	055
读曹聚仁书话二题	060

“我当时并不理解他”	065
龚业雅二三事	069
也说“教婆”	072
方令孺的“爱读书”	077
关于王莹	086
关于王莹之二	093
陈寅恪《阜昌》诗及其改动	097
《水边》轶事	102
一九五七年出版的《戴望舒诗选》	107
杨宪益“未完成的心愿”	111

卷三 书评书话

枕边书话	119
枕边书话（续）	123
民国女性的乱世书写	127
很文人的东西	132
嘉孺子而哀妇人	136

浮生愿向书丛老	141
蠹鱼诗话	144
书人手简	147
读书看报又十年	151
书缘未竟	154
得书偶记	158
书影迷人眼	162
图书馆与旧书摊	165
关于书话及其他	167
赠书杂忆	171

卷四 书前书后

《白水闲草》序	179
《开卷有缘》卷首语	183
《读书抽茧录》题记	186
《桥》编后记	187
《塞万提斯的未婚妻》新编序	190

卷一

书里书外

ANECDOTES IN BOOKS



文人共和国

读周绍明著、何朝晖译的《书籍社会史》，对其提到的“文人共和国”很感兴趣。这是近代欧洲学者伊拉斯谟的理念。据说，伊拉斯谟式的人文主义学者常常在整个西欧相互交换印本、手抄本和信件。最近一项研究表明，把书借给朋友似乎是自十七世纪初以来文人共和国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礼貌地询问一位朋友是否藏有某书，会得到同样礼貌的答复，如有的话对方会用邮政快递把书送来。甚至书主人的好友介绍的陌生人，也能得到同样的服务。

这种互惠无私的学术交流网络，或许只存在于伊拉斯谟式学者之间。但与人共享书籍的传统，由来已久。早在罗马时期，就有为所有识字的公民建立的“公共图书馆”。中世纪教会还有这样的藏书箴言：“书籍不是用来储存的，而是用来借的。”“不借书是一种自杀。”在这种文人共和国理念的影响下，各种各样的图书馆在近代欧洲相继出现。皇室的藏书演变为国家图书馆，主教和贵族的藏书被赠予市立图书馆，教区牧师的藏书也变成教区图书馆。所有这些藏书在向当地人开放的同时，也多少向外来者开放。

与公共图书馆相对应的，要数私家藏书楼了。在我的印象中，中国古代似乎只有藏书楼，而没有图书馆。藏书楼是封闭的，图书馆是开放的。藏书楼的主要功能是“藏”，而不是“借”。有人在藏书楼门口挂上一个木牌，上书：“楼不延客，书不借人。”有人还将“借书为不孝”这样的话刻成印章，盖在藏书上。

当然，书还是要给人看的，只是在中国古代，无论是私家藏书楼，还是官家藏书楼，对读者的限制和选择都相当严格。例如著名的天一阁，创建两百年间，被允许登楼看书的学者仅有十人。传说当地知府的内侄女钱绣芸，酷爱读书，对天一阁的藏书慕名已久。为此，她嫁给了藏书家的儿子。不曾想，按照家规，只有直系的男性子孙才有资格看书；作为媳妇，她还是无缘登楼。没有看到天一阁里任何一本藏书，钱绣芸抑郁而死。临终前，她要求丈夫把她埋在通往藏书楼的台阶下。

在中国古代，深藏秘籍，爱护家珍，一向被视为“美德”。外人借阅之难，可想而知。《老残游记》里写道，某日，老残到山东聊城的海源阁访书，不料主人将书锁在楠木书橱里，任何人不许翻动。老残沮丧之余，作诗抱怨：“沧苇遵王士礼居，艺芸精舍四家书，一齐归入东昌府，深锁嫦娥饱蠹鱼。”沧苇即季

振宜，遵王即钱曾，士礼居即黄丕烈，艺芸精舍即汪士钟，这四位都是中国藏书史上的名人。东昌府即聊城，这里指海源阁。嫫嫫即“嫫嫫福地”，神话中天帝藏书的地方。蠹鱼即书虫。

我写过一篇名为“书虫闲话”的小文，谈到钱钟书将牛津大学的波德里安（Bodleian）图书馆译为“饱蠹楼”，称其“音义兼备”。现在看来，这个译名尚未体现中西藏书文化的差异。波德里安图书馆与中国古代的藏书楼职能不同，至少它一直对非牛津学者开放。而且，只要有牛津毕业生站在旁边，外来者还可以查阅馆藏的手抄本。

借，还是不借，这是一个问题。其间有道德的因素，也有制度的因素，一时很难说清。但“文人共和国”，恐怕属于普世的理想。从私家藏书楼到公共图书馆，大概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事实上，这一趋势在现代中国已经初露端倪。前些年，有一部讲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电视系列片，叫做“走向共和”。单就藏书界而言，这也是大势所趋吧。

二〇一一年八月

伤心图书馆之歌

董桥的《绝色》中有一篇《铁达尼里的一本培根》，说的是美国藏书家哈里·威德纳的故事。一九一二年，年仅二十七岁的威德纳乘坐铁达尼号巨轮回国，口袋里装着一本一五九八年版的培根《随笔集》。结果，自然是和自己心爱的珍本一同葬身海底。

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是在爱德华·纽顿的《聚书的乐趣》里。当时印象最深的是，大船开始下沉，救生艇放下去，“让妇女和儿童先撤”。威德纳的母亲和侍女获救生还，而他和父亲从此失踪。一位富豪及其长子，把活命的机会让给了太太和女佣，让人顿生感慨：如果在另一种文化背景下，老爷和公子应该先走，夫人和丫环理当牺牲才是。

据纽顿的记述，此前几天，威德纳在伦敦拍卖会上标下《随笔集》时，曾对人说：“我还是等书到手以后再走好了，那么一来，万一我搭的船沉了，我才能和那部书一块儿葬身大海。”《聚书的乐趣》一书的译者，将这一章的标题译为“一言难忘”，汉语表达不够到位。后来，陈建铭的重译本《藏书之爱》里译为“一语成谶永难忘”，就好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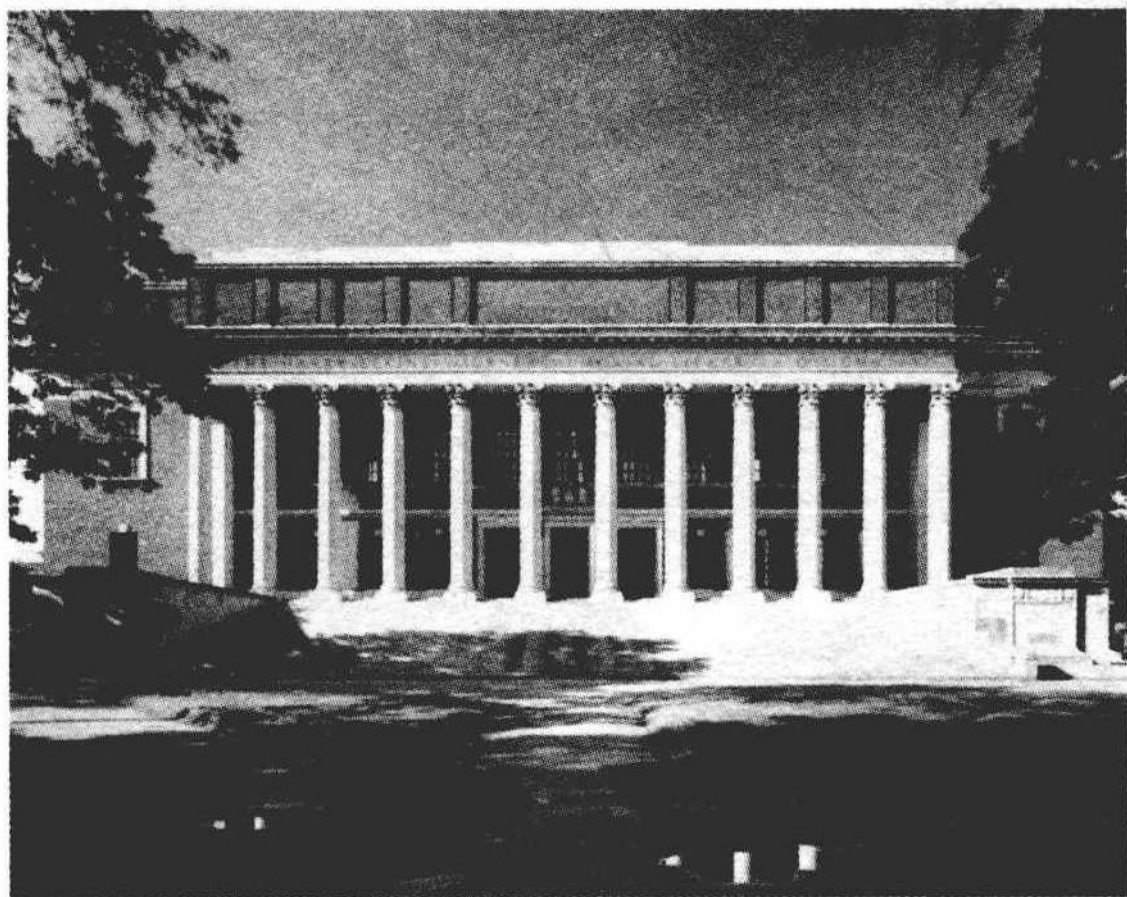


哈里·埃尔金斯·威德纳

不过，陈建铭在注释里又指出，纽顿说的“一语成讖”虽然浪漫，却不属实。他根据尼古拉斯·巴斯贝恩《文雅的疯狂》里提供的资料指出，这句话应该是威德纳搀扶母亲登上救生艇，母子两人面临天人永隔时说的：“母亲，那本培根小书已被我塞进口袋，它将和我一起葬身海底。”

某次一同散步时，威德纳跟纽顿说起，不希望只被人们当成拥有几部好书的藏书家，不管那些书有什么了不起；而希望能盖一座最大的图书馆，好让后世的读书人永远记得自己。纽顿讲，当得知威德纳的母亲为了怀念爱子，打算在哈佛兴建一幢藏书楼当做纪念馆，便屡屡想起那次对话。——如果威德纳那句令人动容的讖言，是母子永别时所说，我们便更能理解一位母亲的伤心和执著。

董桥的文章中也提到，可怜的妈妈知道儿子此生最爱的是书，最舍不得的是书。悲剧发生一年之后，她写信给一位书商说：“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五日，人世间所有的欢愉都离我而去了。”为了抚平伤痛，她决定在儿子的母校哈佛大学建一所纪念图书馆。她请书商为儿子的图书馆搜集更多、更珍贵的版本，最终合计花了十二万美元。连威德纳的爷爷都花六千美元为孙子的图书馆买进一批著名诗人的手



哈里·埃尔金斯·威德纳纪念图书馆



哈里·埃尔金斯·威德纳纪念图书馆